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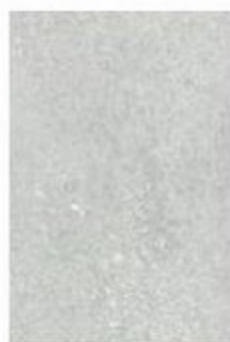




■ 沈 尹琮

我今年21歲，九月就22歲了。
對很多事都感到好奇，也曾一件件去實踐，
但一直缺少值得探尋的最終目標。

或許是因為太過完美主義，
所以有時不敢面對自己的不足，
或是自己的沒有熱情。
雖說如此，還是期待自己在一個異常花心的基礎下，
能找到那件能永保熱情的事，然後鑽研我的完美。



我/小 革命

我對「革命」這個詞是怎麼有點嗤之以鼻的。

總認為那是一個壯闊的歷史背景亦或艱困的時局才得以烘托的一個詞彙，也因包含了數以萬計的生命，得顯其悲壯。而革命鬥士更當如切，格瓦拉那般熱血，對著自己的理想只有義無反顧的堅持。所以每每聽到任何活動或文案稱自己為「革命」時，即使知道這只是修辭上的一種轉化、比喻，我仍覺得是它們借用了。

但在「大學小革命」、或稱作「自己的小革命」，我卻覺十分恰當，「最大的敵人是自己」乍聽之下是一個虛無的口號，但真正潛靜下來，感受生活，感受時間的流動，感受自己對自己的期待時，卻真正理解到了什麼是孤獨。人生活至此處，只勉強趕上一半的一半，但已明白往後的路都是自己為自己決定，自己克服困難，自己對付自己。

有時懶惰了，也無法再說服自己「沒關係，這個不做有別人會做。」，或是「好拉，再等個一天吧，明天一定會做！」因為這麼做對不起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完成了上山的任務，常常回想起走山路的時候，省思未來該往哪裡走，我無法原諒自己什麼缺點，我哪裡可以做得更好。也在這樣與自己對話的路途中，我明白了克服自己是往後每一天最大的課題，也是最孤獨的旅程。

我還在學習，偶爾遭遇挫折時，想起這麼一段路，被水沖走時拼命站上來的那股純粹和勇敢，又頓生許多力氣，告訴自己一定可以。

2011
內本鹿日記

Days

in

Pasnanavan

4/ 5 

為什麼？

做了六小時的夜車，睡了一路不安穩的覺，不知道誰先開啟了這個憤恨但十足有氣無力的怒吼，我們紛紛跟進，短短三個字包含許多潛台詞，「為什麼別人放假，我們要來爬山？」「為什麼當初要做這個計畫？」然後大家開始追訴肇事源頭，排山倒海的不滿、疲倦、抱怨，偶爾穿插關於魔神仔的渾話來抒懷，笑笑而過。

直到晚上，大家自我介紹，嚮導問大家為什麼對探訪內本鹿有興趣時，大家好像又充分展現大學生那股能言善道的嘴砲能力，侃侃而談一套好理由。

睡前，才真真切切地意識到明天就要上山了，而今天的種種，也越來越真實，我想起一大早大家的怒氣，還有晚餐時大家有一搭沒一搭略顯尷尬的聊天，好像其實都出自於恐懼，恐懼未知，不知道明天等著我的會是什麼，因為不懂會有什麼挑戰（可能就是嚮導說的峭壁、渡河之類的），所以更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可以克服。尤其是魔神仔，真的是我最怕的一個未知。

2011
內本鹿日記

Days

in

Pasnanavan

4/ 6



上山第一天，將此生莫大的恐懼都經歷過了。

走峭壁古道、被急流沖走，連特別帶上山的果凍，那個唯以聊慰我的果凍也不見了，估測應該是在我被沖下水的時候，背包掀開，果凍也被沖走了。那一刻真感絕望、以及沮喪，想著為什麼自己如此沒用。情緒從不滿不安（延續前一晚），到親眼所見的震撼，恐懼夾雜不安，猜想著自己腳上的怪力是不是因為腎上腺素作用，然後一沮喪、失落。

涉水時我總小心翼翼，算計自己可以容忍濕到哪條線（膝線、腰線？）然後謹守那道防線，時不時還忍不住墊起腳尖，可是就在前面阿姨沒有跟上，然後一群人誤涉水路時，跟庭寬就落水了。一霎那連自己也守不住，一邊擔心庭寬也要被沖走了，嚮導會不會拖不住兩個人也跟著被沖走，千絲萬縷的情緒一瞬飄過，直到生命在數秒間從堪憂向無虞，緩過心神，又驚覺背包內防水的鞍康帶有沒有綁緊，晚上換洗的衣物會不會因為沒頂而濕透？回到岸上，卻不敢細想，馬上就要整頓腳步，跟上前方的步伐，匆匆瞥眼，發現睡袋上居然有個破洞，心裡千山萬山的謹慎理性冷靜頓時崩毀，臉上卻要整個鎮靜不亂，不甘示弱，唉，其苦悶實非常人所想。雨愈下愈大，跟著又來到下個渡水口，因為地形此處水流更是湍猛，我不禁暗自緊張，想著「媽呀，又要再來一次」，身體已經無法克制的顫抖（不是懼怕，是傍晚，雨大風強，再也沒有力氣），其他人卻是一副雲淡風清地說，「哇，又要渡河，有點可怕」，我好強個性立馬顯現，告訴自己這次一定非要成功，但又處女座地想著，若是失敗，豈不丟臉，簡直是在同一個地方失足兩次，顏面盡失，想著的同時只感覺自己身體抖動幅度越來越大。

當嚮導說因時晚，水強，考慮大家狀況先在附近紮營時，同時擁上的除了鬆了口氣的輕鬆外，還伴隨因這份輕鬆而加深的失落。晚上紮營，除有燈的地方其他根本伸手不見五指，沒想到原先最恐懼的魔神仔此時此刻卻再也沒有上心了，營地說不出的克難，但因為營火，因為睡袋沒濕，又換了一身清爽的衣物，大家擠成一團，睡成一團，也算舒適溫暖。可是卻怎麼也放不下心，因為隔天又要渡河的恐懼，雨聲愈來愈大，還有曠野的聲音，陌生地叫我無法放鬆。

2011

內本鹿日記

Days

in

Pasnanavan

4/ 7



我從沒想像過在這樣天然環境下醒來會什麼麼感覺，
今天總算見識到了。

霧氣洗過的綠樹跟岩石但又環繞著一絲雨過天青的爽朗，空氣也帶有一分顏色。想來好笑，剛驚嘆完風景，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河邊，一看，便傻住了，聽到王盈嘲笑我呆愣的臉，我只能憤怒地回說：「妳自己看看，我能不傻嗎？」。

一夜大雨過後，溪水全不見昨日的清澈，水流非常湍急，尤其是打在高起的岩石上又激起更猛烈的渦流，我想，無論繼續向上與否，再次渡溪對我來說都是莫大的挑戰，再加上我有著昨日落水的陰影，恐懼緊張更甚。。

出乎意料的成功了。並不是說不相信自己可以克服，而是直當踩下水中的那刻，才算體驗水流。我是女生中最後一個下水，有的人平實的過了溪，也有人險象環生的落水，我清楚明白自己的弱點—過瘦、腳力不足（難以克服的先天條件），只能再咬牙，加強自己不服輸的意志力。我無法稱這次的成功為「成功後才發現，其實也沒那麼困難嘛」，並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但我相信，一次會比一次做的更好，也更加輕鬆。又重新找回那個在城市生活走失的，意志力十足、拚勁十足的自己，真的學到好多。

走回程路，才發現每個角度看去的風景都不同，幾乎記不得曾走過的路。夜晚紮營，大家喝著酒，談天說地，從聊天的話題中了解不少原民的議題，也聽了許多課本上讀不到的觀點，帶給自己另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愈晚，因為打獵有所收穫，大家精神也更加亢奮，還唱起介紹自己的小調，想來實在癡狂。

2011
內本鹿日記

Days

in

Pasnanavan

4/ 8



這三天時間的體悟有部分都成了最後與祖靈告別的話。

對我而言，這也是身處異地的小旅行，在一種全然純粹的生活情態下，因為有個最終的簡單的目的，繼續向前走，走該走的路、渡該渡的河，再如此完全不同的環境裡重新認識自己的另一個樣貌。嚮導說他在走山路所經歷的常是現實生活裡實踐的養分，我試著去想像回歸平時生活時，將要如何套用經驗，十分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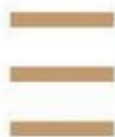
兩種生活，兩種看似矛盾的自己，但又同時想將某一種感覺延續。嚮導說他曾經在都市生活過，知道環境與個人的關係，他覺得我們有時太過壓抑，走山路更好的方式就是放空體驗，是放自己的情緒。其實話至此處，我仍不太懂，我一直期待經驗的移植，尤其是山林內那個專注的我。有個試圖，就會一直想探究原因跟方法，這是我下山後（火車上）時關於自己的看法。

組員們常說畢製專題從初始的原民議題，到旅遊觀光、不思考、大學小革命實踐力，到最後內本鹿的實踐尋根之旅，彷彿又回到原點。我卻覺得一切彷彿有其脈絡，我們一直以來都關注相同的事情，真正踏入山林後才發現到最後貼近自身（大學生）的實踐不是嘴砲的口號，直到走過之後，旁觀者到涉入者的身分轉換，化解不少刻板印象。看著蔡耀祖的遲疑，到最終完成的那份領隊氣質，而自己，從一開始趕鴨子上架的半推半就，到後來的收穫豐碩，雖然過程仍有阻礙與不完美，但我們實際將大學生從觀望到實踐的這個路途走過一遭，對許多事都有了新的認識。

提到地理課本裡布農族的遷移分散，並非只是單一原因（漢人、日人來台後的生活空間移動），也包括布農本身游牧的特性。對於原民自治區，也不是只有網路所見的粗略概要，透過真正了解布農文化的在地人，他們所說的反而僅是「自治前須先自覺」，在這麼多法律、制度的橫阻下，要有對自身文化的深刻認識，一定基礎後再談管治。我非常有感觸，大四對未來感到迷惘時，回顧大學生活也常常覺得如果凡是可以先有計劃，步步執行也許能在過程中省思調整，現在卻覺得要如何具備面對變化的解決頭腦以及勇氣，才是踏實走下去所需深諳的道理。

山上的時光總過得特別充實，特別慢，免不了比較台北的作息，自省，想著改變，但又恐懼一大上熟悉的土地後，是否又會舊態復萌呢？

回想最初的問題—我們到山上的目的是什麼？想得到什麼？得到一個結論，實際走過，有些事根本不是自己所想，或自己所能想像。得到的永遠比預期多的多。



革命是什麼？
—

革命是零到一。
從零到一要先實踐。

實踐又是什麼？

是一分單純的勇氣。生活中有太多懼怕，怕無法成為自己所期待的樣子，怕努力沒有結果，怕自己終有一天會變成自己討厭的人。

我一直想到那句話，「自治前須先自覺」，要學會找方法幫助自己，是我覺得實踐和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